

世界文学名著 · 世界经典影片 特藏版

第一辑

基督山恩仇记

下

金城出版社

基督山恩仇记

（法）大仲马著

世界文学名著·世界经典影片特藏版

第一辑

基督山恩仇记

下

(法) 大仲马 著

武陵 译



金城出版社

第七十五章 会议记录

诺梯埃穿着一身黑，坐在扶手椅里等着他们。等那三个人进来以后，他望着门，他的仆人立即关上了门。

维尔福对无法掩饰内心喜悦的凡兰蒂轻声说道：“记住，如果诺梯埃先生谈到关于推迟或阻止你的婚事的话，你不要理他。”

凡兰蒂的脸顿时蒙上了一层红雾，但她没有吭声。维尔福走到诺梯埃面前：“您想见弗兰士·伊辟楠先生，他来了，我们早就盼着你们见见面，我很高兴，也相信在你们交谈以后，您就会明白您以前对凡兰蒂出嫁所持的反对态度是多么地缺乏道理。”

诺梯埃看了他一眼，算做是回答，他那种眼神让维尔福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这位老人用目光与凡兰蒂交谈，示意她走过来。因为她和爷爷经常进行交谈，所以她很快就明白了爷爷的意思——他是在找一把钥匙。而后，她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发现他正看着那张搁在两扇窗户之间的小桌子的抽屉上。她拉开抽屉，果然找到了一把钥匙。她想，爷爷要的就是这个吧，她再循着爷爷的目光看去，移到了一张破旧的写字台上，这是一张早就不用了的写字台，人们都以为那里面只不过扔着些废旧的文件和纸张。

“您是想让我用钥匙打开这张写字台吗？”凡兰蒂问道。

“是。”老人示意说。

“要打开抽屉吗？”

“是。”

“旁边的那些吗？”

“不是。”

“那就是中间的那个喽？”

“是。”

凡兰蒂拉开抽屉，翻出了一叠文件，问：“这是您要的东西吗？”

“不是。”

她把抽屉里剩下的所有东西都拿了出来，说：“抽屉里什么都没有了。”

诺梯埃把目光投向了字典。

“是的，我明白了，爷爷。”那位年轻的姑娘说。

她挨个指着字母表中的字母，一直指到字母 S 上，老人止住了她。她按照指示翻开了字典上的 S 页，找到了单词“暗壁”。

“咦？抽屉里有暗壁吗？”凡兰蒂问道。

“是。”诺梯埃示意。

“那怎么打开呢？”

诺梯埃望着那扇门，他的仆人刚刚从那儿出去。

“巴罗斯知道打开的方法？”她问道。

“是。”

“我去叫他？”

“好的。”

凡兰蒂走到门口去喊巴罗斯。这期间，维尔福越来越烦躁不安，他的额上淌下了大颗的汗珠。弗兰士则惊讶地注视着这一切。

巴罗斯走了进来。

“巴罗斯，”凡兰蒂说，“我爷爷说你知道开这个抽屉暗壁的方法，请你帮忙打开，好吗？”

巴罗斯望着老人。

“是的。”诺梯埃用智慧的目光示意说。

巴罗斯遵从了主人的命令，他按了一个暗钮，抽屜的暗壁打开来，里面有一卷用黑线扎着的文件。

“是这个吗？”巴罗斯问道。

“是。”诺梯埃示意道。

“那么，把它给谁呢？是维尔福先生么？”

“不是。”

“那就是凡兰蒂小姐？”

“不是。”

“是弗兰士·伊辟楠先生吗？”

“是。”

弗兰士非常惊奇，他向前跨了一步。

“是给我的，先生？”他问道。

“是。”

弗兰士从巴罗斯手里接过了那卷文件，注视着裹着文件的封皮，他读出声来：

我死以后，请将这卷文件交给我的朋友杜兰特将军，再由他转交给他的儿子，切记要妥善保存，这是一份至关重要的文件。

“现在，先生，”弗兰士问道，“您想要我怎么办？”

“一定是想让您按原样保管。”那位检察官说。

“不。”诺梯埃示意说。

“那您是想让他看看这份文件喽。”凡兰蒂接着问道。

“是。”老人回答说。

“男爵先生，您都听见了吧，我爷爷想让您读这份文件。”凡兰蒂说。

“让我们坐下来听吧，”维尔福显得烦躁不安，“因为这得费挺长的一段时间。”

“坐。”老人示意说。

维尔福率先坐了下来，凡兰蒂始终靠着她的扶手椅站在爷爷身边，而弗兰士则站在老人的面前，他的手里正捧着那份充满了神秘气氛的文件。

“打开看看吧。”老人用眼睛示意说。

弗兰士拆开封皮，房间里顿时静了下来。就在这一片寂静中，他开始念道：

一八一五年二月五日圣·杰克司街拿破仑党人俱乐部会议纪要。

弗兰士停来说：“一八一五年二月五日！那是我父亲被害的当天！”

凡兰蒂和维尔福什么也没有说；老人用他的目光清楚地指示道：

“继续读。”

“我父亲就是从这个俱乐部出来以后就被暗杀了！”弗兰士又说。

诺梯埃用目光催促道：“接着读呀。”

弗兰士就又念了下去：

签名人炮兵中校路易士·杰克·波尔贝、陆军准将艾蒂安·杜香比及森林水利部长克劳特·李卡波表述：二月四日，接到来自爱尔巴岛的一封信，向拿破仑俱乐部推荐弗莱文·奎斯奈尔将军，将军自一八〇四年到一八一四年间，始终为陛下效力，近来尽管路易十八封他为男爵，并

给予了伊辟楠封地，但他誓称仍忠于拿破仑王朝。

有人给奎斯奈尔将军送来了一封信，请他参加第二天，即五号的会议。信上没有标明举行会议的地名，也没有署名，但它通知将军，如果愿意，请他晚九点钟做好准备，会有人来接他。每次都在晚九点举行会议到半夜。九点俱乐部主席亲自来接他，将军已作好了准备。主席告诉他，这次请他开会，有个要求是他决不能知晓会议地址，他必须被蒙住眼睛，并发誓不撕开绷带。奎斯奈尔将军同意了，并以荣誉起誓不会试图去看他们经过的路线。将军派人备好马车；但主席说不能使用他那辆车，如果车夫能认出他经过的街道，那就不用蒙住主人的眼睛了。将军问：“那该怎么办？”“我有车。”主席说。“那么，您如此相信仆人，竟然让他知道我都不知道的秘密吗？”“我们的车夫是俱乐部的会员”，主席说：“为我们驾车的是位国事顾问，”“那我们得冒另一种险，”将军大声笑着说，“会翻车。”我们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因为这句玩笑话证明将军出席这次会议绝对非人所迫，而是出于自愿。他们坐上马车后，主席提醒将军遵守誓言，把眼睛蒙住，他没有反对。一路上，主席好像看见将军企图从那条手帕下偷看，就警告他别忘了誓言。“没错”，将军说。马车在通往圣·杰克司街的一条小弄前停下了。将军挽住主席的手臂下车，他还不知道主席的身份，只以为他是俱乐部的普通成员；他们穿过小巷，上了二楼，来到了会议厅。

会议开始。全体会员都参加了这次会，因为他们知道那天晚上有个新会员会来。来到大厅中间，他们让将军解开蒙住眼睛的绷带，他立刻这样做了。他到目前为止才知道有这样一个社团，而且他为在这个团体中见到众多熟人而深表惊讶。会员们询问将军的意见，而将军只是答道，他

们应当已从那封来自爱尔巴岛的信中得知了——

弗兰士顿了顿，说：“我父亲是个保王党，他们根本不用问他的政见，大家都很清楚。”

“我就是为了这个才敬重令尊，亲爱的弗兰士，”维尔福说，“持有相同意见的人很易做朋友。”

“念吧。”老人用目光又催促道。

弗兰士继续念道：

于是主席要奎斯奈尔先生讲得更清楚些，而他说想先弄清楚他们让他干什么。这样他们就告诉将军那封爱尔巴岛来信的内容，信上说要推荐他给俱乐部，说他也许可以增进他们党的利益。其中有一段讲到拿破仑已归来，并说另一封更详尽的信由埃及王号带了回来，它是属于马赛船商摩莱尔的财产，他对陛下忠心耿耿。这段时期内，这位被他们当做可信任的弟兄的将军，一直带有不明显的不满感。读完那封信时，他仍然皱紧了眉毛，一声不吭。“噯，”主席问：“您对这封信有什么可说的吗？将军？”“我说我不久前才宣誓效忠路易十八，现在又要我为了废皇来破坏自己的誓言，也太快了。”

“这个答案非常明显，不用再对他的政见产生一丝一毫的怀疑。”“将军，”主席说，“我们不承认路易十八是国王，也不承认谁是废皇，而只承认暴力所迫离开法兰西帝国的那位陛下。”“请原谅，各位，”将军说，“你们也许能不承认路易十八，但我却不得不承认，我永不忘记封给我这两个头衔——男爵和元帅的国王，这是他荣归法国后册封于我的。”

“先生，”主席一面用非常严厉的口吻说，一面站起来，

“您最好小心点儿说话，它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您的立场，爱尔巴岛上的人受骗了，我们也受骗了。这次与您的交往说明我们对您的信任，而且曾以为您持着一种使您脸面添光的政见。现在我们发现我们错了。就因为两个头衔，您就去依附那个我们要推翻的政府。我们不强迫您——我们从不勉强别人加入我们，但我们必须迫使您的作法光明正大，就算您本不想那么做。”“您所谓光明正大的作法，就是成为你们的同谋。您瞧，我比您更坦白。”

“啊！我父亲！”弗兰士停来说道。“我现在明白了他为什么会被他们杀了。”

凡兰蒂不禁朝年轻人瞥了一眼，可以看出来他对他的父亲非常孝顺。维尔福则在他们的身后踱着步走来走去。仍然一副威严凛然的诺梯埃观察着他们每个人的反应。弗兰士定了定神，接着念道：

“先生，”主席说，“你并不是被迫来参加这次会议，而且你也接受了对你的要求——要你蒙上眼睛。你既然能够接受这个条件，就说明你就应该清楚地知道我们不是什么路易十八的保王派；否则，我们也不会这样小心谨慎地害怕警察的注意。如果让你戴着假面具来蒙蔽我们，然后去发现我们的秘密，再露出真面目的话，那就太便宜你了，我们这些本来很信任你的人们就会被你毁了。不行，我们得先搞清楚你的态度——你到底是效忠于正在王位上的临时皇帝路易十八呢，还是想为拿破仑陛下服务呢？”

“我发过誓，要效忠于路易十八，我的立场是保王，我必须为我立下的誓言负责。”

刚说完这句话，会场里就响起了一片私语声；有几位

会员正在商量着去找一些合适的方式来惩罚将军，叫他为他的粗鲁的言行后悔。

主席第二次站起来，等到会场里变得安静以后说：“先生，你这个人严肃而又很敏感，你应该知道当前这种情况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你的话已经告诉了我应该对你怎样。”

将军的手紧按在剑柄上，大声叫道：“如果你是在说我会名声扫地的话，就请先考虑一下名声成功的基础。如果你想使用暴力，就别想得到任何东西。”

“而你呢，先生，”主席镇定自若，反而比将军的愤怒更加可怕，他继续说道：“我不得不警告你，最好别去碰你的剑。”

将军稍稍有些不安，他环视四周，不但没有被主席的威仪给震住，语气却更加气愤——

“我不会做出任何承诺。”将军说。

“那么，你的结果就是死路一条了。”主席神态镇定地告诉将军。

伊辟楠先生的脸色可怕极了，他又向四周看了看，看见已经有几个会员正在低声谈论着什么，有的已经从大衣下面拿出了武器来。

“将军，别担心，”主席说，“会场里都是些名声在外的人们，他们会竭尽全力来说服你，除非被逼无奈，才会采取极端的手段；然而，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正如你所说的，他们也是些叛徒；现在你察觉了我们的秘密，你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主席说完这番话，会场里又陷入了无边的寂静。将军仍然保持沉默。“关上门。”主席对门边的人说道。会场里又是死一般的寂静。接着，将军向前跨了一步，他正尽量

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他说：“当我被杀人犯包围时，我必须为我的儿子考虑。”

“将军，”主席又说，“弱者之所以为弱者，就是因为他一个人可以侮辱比他多五十倍的人。但他如果滥用这种特权，他就大错特错了。照我说的去办吧，对天起个誓，千万不要再污辱别人了。”

主席的凛然之态又震住了将军，他踌躇了半天以后走到了主席的面前，说道：“用什么形式来发誓呢？”“这样就行了——本人以我的人格发誓，一定不会将我在——一八一五年二月五日晚九点到十点之间所经历的一切告诉任何人；否则的话，必会死无葬身之地。”

将军对此好像深有感触，他冷不丁地打了个寒颤，片刻间居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好像在拼命克制自己的感情，不让自己露出厌恶的表情，他按主席所说的那样背了一遍誓言，但他的声音太低了，以至于大部分人都听不见他在说些什么。他们就让他再大声地重复一遍，他就又按照他们的要求做了一遍。背完以后，将军问道：“现在我自由了吗，我可以走了吗？”

主席站了起来，和三名俱乐部成员一起尾随着他，先蒙住了他的眼睛，接着就扶着将军上了同一辆车。

那三个会员中包括先前给他驾车的那个车夫。剩下的与会者都静静的散开离去了。在马车里，主席问：“您准备上哪儿去？”“看不见您的地方。”伊辟楠将军回答说。“先生，”主席又开了口，“请您说话小心一点为好，这里不是会场，而是在私人马车上，那么，您最好不要侮辱别人，否则，您就要为此付出代价。”

伊辟楠先生非但不明白这句话，反而答道：“就因为你们总是人多，而我只有一个人，而您就和开大会时一样对

我耀武扬威吗？”

主席让驾车的人停下了车。这里刚好是通向奥米斯码头的入口处，长长的石阶通向了河里。“为什么要在这里停车？”伊辟楠先生问道。“先生，由于您伤害了别人的自尊心，如果您不明明白白的道歉作为补偿，这个人就永远不会让他的马车向前走一步。”主席回答说。“又是一个杀人的借口！”将军耸了耸肩，无可奈何地说。“够了，”主席打断他说道，“刚才您说过弱者常常以此为挡箭牌，如果您不想被我们当做那种懦夫，我们就应当一对一地进行决斗，您用您的剑，我用我的剑；您没有证人，可以从我们这几位先生中找一位来做您的证人。现在，如果您愿意的话，您可以摘下蒙住眼睛的布了。”将军立刻从眼睛上拉下了那块布，说道：“我终于明白我在和怎样的一种人交往了。”

这四个人拉开车门，走了出来——

弗兰士再一次停下了朗诵。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这个做儿子的到现在都不知道他父亲是怎样死的，现在却正面无血色、颤抖着大声念出有关此事的详情，这一切真让人害怕。

凡兰蒂双手合十，似乎正在祈求上帝。诺梯埃的表情充满了蔑视和清高，看上去仿佛很崇高，他正用这种表情望着维尔福。

弗兰士接着念下去：

如前所述，今天是二月五号。近来这三天的天气寒冷，温度只有五、六度；石阶上结满了冰，走在上面，很容易滑倒。将军体格健壮魁梧，于是主席让他顺着栏杆走下去。

那两位被选出来做见证人的先生则跟在他们的后面。

已经是深夜了，伸手不见五指，从石阶到河边的路上

结着厚厚的一层亮晃晃的冰，河水看上去又黑又深，它汹涌地奔腾着，时时卷走岸边的些许冰块。

一位证人从旁边的运炭船上借到了一盏灯，他提着灯，借着灯光在检查双方的佩剑。就像主席先前提到的那样，他的剑藏在他的手杖里，看上去样子很普通，也没有护手，而且比将军的剑要短些。

伊辟楠将军建议通过抓阄的方式来挑选武器；主席却说各人用各自的剑，因为他在提出决斗时就是这样打算的。

两位作证人的先生却认为应该抓阄来决定；主席告诉他们不要再坚持了。

证人把灯搁在地上，将军和主席站在提灯的两旁，开始决斗。

灯光很微弱，在这样沉重的黑夜里，连人都看不清楚，所能看见的只是那两把闪烁着冷冷寒光的剑。

将军一向都属于一流的剑手。但主席从第一个回合开始就对他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将军连连后退；他脚步趑趄地向后退，突然就摔倒在地。

站在一旁的证人都以为他死了，但主席清楚自己并没有刺中他，于是便伸出手去拉他，主席的这个举动却使将军愤怒极了，他猛地跳了起来，向敌人冲去。

可是他的对手太强了。将军连中三剑，连退三步。他觉得自己被逼得太紧，就又挺身向前攻。攻了三剑，将军又倒在了地上。

证人们像上次那样以为他只不过是滑了一跤；但等了一会儿，他们看见他还没有爬起来，就来到了将军的身边扶他；一位证人抱着将军的腰，手上有湿热的感觉，才知道将军流血了。将军本来已经快昏了过去，这时又开始清醒了。

“噢，”他说，“我的对手原来是个熟练的剑术大师。”

主席不声不响地来到了证人们的身边，在微弱的灯光下撸起了袖子，他的臂膀被刺伤了两处；他接着又脱下了外套，解开里面的背心，证人看见他身体的一侧也被刺中了一处。

但主席连哼都没哼一声。

伊辟楠将军的神智开始糊涂，过了五分钟，他就死了。

当弗兰士念到最后几句话时，他哽咽得几乎说不出来话了，周围的人都没法听清他在说什么，弗兰士停了下来，也许是想让自己镇定一下，他擦了擦眼睛，仿佛眼睛上笼罩着一层阴雾，沉默了片刻，他开始接着念道：

主席把剑重新放回手杖中，转身迈上石阶，他的脚下流出一注鲜血，那血滴在白雪上十分鲜明。主席踏上石阶最高的一级时，证人们已经检验了将军的死亡，他们正把他的尸体推入河中，尸体撞击着河水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为了证明将军是因为一场崇高的决斗而死，而并非如别人所说的那样，是被别人谋杀的，我们特地签署、保管了这卷文件，以防止将来有人诬陷参与此事的人“谋杀”及其他非道德的做法，以明真相。

波尔贝

杜香比

李卡波

这卷骇人听闻的文件终于被读完了，凡兰蒂似乎深有感触，她脸色苍白，擦去了脸上的一滴泪珠，维尔福则缩头弓腰地颤

栗着，乞求般地望着那个仍然无动于衷的老人——诺梯埃先生。

“先生，”伊辟楠对他说，“签署这文件的人都很有声望，看来您对此事的来龙去脉十分了解，虽然您直到现在都在带给我伤心和悲痛，但如果您真的关心我的话，就请满足我的愿望吧——我想知道那个主席的名字，因为起码我也得知道那个杀人犯、我的仇人是谁。”

维尔福下意识地摸了摸门把，而凡兰蒂似乎早已知道了答案——她后退了两步——也许是因为她对爷爷右边胳膊上的两块伤疤太熟悉了。

“小姐，”弗兰士对凡兰蒂说，“我从两岁起就无父无母了，请您帮助我找出原因来。”

凡兰蒂动也不敢动，一声不吭。

“好了，先生，”维尔福说道，“听我说，别再延续这个骇人的场面了，难道你不明白文件里的名字是被故意隐藏起来的吗？家父也不会认得那个什么主席，就是认识，他也说不出来，用词典吧，又没有专用的名词。”

“噢，天哪，我真是糟糕透了，”弗兰士大喊道，“我之所以能把这卷可怕的文件读完的惟一原因就是我想会知道谁是杀害我父亲的人！先生！先生！”他面朝诺梯埃，大声乞求道，“看在上帝的面上！您想想法子吧，——让我知道一切吧。”

“好。”诺梯埃示意说。

“哦，小姐，”弗兰士又高声对凡兰蒂说，“您亲爱的爷爷说他能帮我弄清那个人是谁——帮帮我吧——您知道该怎么办——帮助我！”

凡兰蒂望着那本字典。弗兰士有些神经质了，他颤抖着捧起了字典，挨个儿读着字母，读到M时，老人示意让他别念了。

“开头是M！”弗兰士叫道。

这个年轻人的手指在字典上滑动着，依此指着“M”类的单

词，诺梯埃又一个个地否定了这些词。

凡兰蒂用双手抱住了头。

弗兰士指到了“我”这个词时，老人示意说“就是它。”

“是您？”弗兰士狂喊着，头发都竖了起来，“竟然是您，诺梯埃先生！竟然是您杀死了我的父亲？”

“是。”诺梯埃看着年轻人，他的目光很严厉。

弗兰士顿时瘫软地跌坐到一张椅子上。

而霎时间，在维尔福的脑子里闪过了一个念头，他居然想熄灭老人心里仅存的一点生命之火，他拉开了房门，逃了出去。

第七十六章 小卡凡尔康德的进展

这时，作为最忠诚的赌徒之一，老卡凡尔康德并没有回到奥地利皇帝的军队里去服役，而是又回到了卢卡的澡堂赌桌上。他这次出门，饰演了一位严肃尊贵的父亲，并且因此得到了报酬，但他已经把这些钱花光了。他离开前就把那些关于证明安德里先生确实是巴陀螺米奥侯爵和奥丽伐·高塞奈黎侯爵小姐的儿子的所有文件交给了安德里。巴黎社交圈子原本就非常欢迎外国人的加入，他们常常忽略了这些来者的真正身份，却以外国人希望的身份去对待他们，因此安德里先生没有费什么劲儿就进入了社交界。何况，一个想在巴黎站稳脚跟的年轻人需要些什么呢？他只要会讲几句法语、外表漂亮、爱赌博——并能用现款付账，就齐了。无论是外国人还是法国人，他们只要具备以上的那些条件就行了。因此，安德里的地位在两个礼拜之内就已经很称他的心愿了。圈子里的人们称他为子爵先生；小道消息说每年他都有五万里弗的进账；人们还常常议论他的父亲曾在塞拉维柴一个采石场里埋了一笔巨额的财富。关于这笔